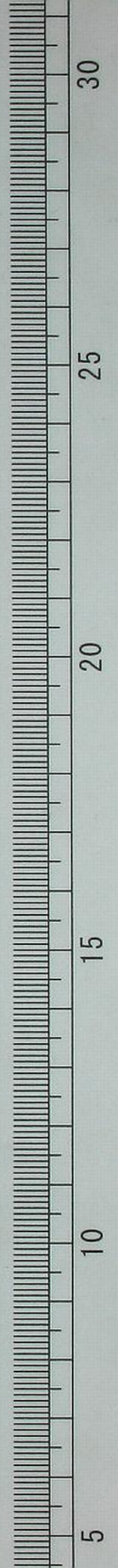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4
3



文庫 11
D 234
3



隨園文鈔卷三

田中參子忠編次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翠者屨屨，重者甌隩，皆環梁。遊梁長二尺，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為羣礫，柯所攬，松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

隨園文鈔卷三



010190557362

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日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足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為烟為霧為輕綃為玉塵為珠屑為琉璃絲為楊白花既落矣又似上升既踈矣又似密織風來搖搖飄散無着日光照之五色映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于落差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可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

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為深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後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鼓鐘于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布也信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為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厓。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懼易別。惟東粵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燈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昂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徙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入

窓明淨。開窓瀑聞。開窓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居。可偃仰。可放筆。硯可淪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竝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序。于是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滯玉堂。正對南山。雲樹翳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

何能飛唯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唯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焉而遊先登獨秀峰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繒北下至風洞望七里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乘火道入初尚明已而沈黑窅渺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脚挿

地為柱以橫石牽柱為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山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于理行于義而終身面牆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隄柳陰醫山淡遠榮繞改險為平別為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百

乳如蓮房半爛。又似豔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鬪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齒。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復者。豈若殺者損讓者。角鬪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鷓九首。糴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

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我慮其忘。故咏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銅陵永濟橋記

濟人於水者。舟。濟人於陸者。橋。舟之用。濟百十人。而止。橋之用。濟千萬人。而未止。木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若是乎。濟人之中。亦有大小久暫之分焉。銅陵陶村三溪會流。綿亘六十里。行者有揭厲之虞。土人組五板渡。臨流汲水。道雖行。而日炙雨淋。勢易顛。蔣君為濟行義。素高。將裒

家資創易石之謀功未竟以沒其子廷爵與其弟憲
章踵而行之以某年月日興工某年月日橋成凡長
十丈濶一丈有奇費金若干邑之人僮然車蓋馬
駢萬趾魚貫以達于莊遠一切夫錢物價蔣獨任之
不借助于將伯余按國語單襄公適陳因輿梁不修
知陳之衰孟子譏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
彼皆君大夫也操任事之權猶不能賦工屬役為所
當為而蔣氏父子兄弟獨能繼承濟人于久遠
此豈徒其仁可嘉哉其孝亦加人一等矣余白下羈
客也未至陶村因蔣氏孫嘉猷受業門下狀其事索

文故為記其顛末且名其橋曰永濟俾銅陵人之世
世未往于此橋者一舉踵一曳屨而毋忘所自

榆莊記

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而遙善居園
者必于是矣揚州撫松主人有榆莊城外遊者約炊
五斗黍許即詣其所乾隆庚子春主人招余同往門
外白榆歷歷始悟命名之意堂三楹署曰城南別墅
栽鼠姑花循堂而右為無隱樓再右為同春閣樓下
植桂閣上望遠江南諸山可坐而致也東有薜荔窺
鬚號翠微深處竹猗猗者號此君軒架石棧曲榭紆

回以達于梅亭而遠見耕氓者一號寒手亭一號小
 滄浪其奈齋成削突宿蔽虧而宜于冬者號雲窩為
 依邪澄衍以通小池者號魚樂園此園中即景分名
 之大概也是日酒半巡主人索余為記余思揚州古
 稱信土左思所謂繁富夥鉤處也又孔穎達云揚州
 人性輕揚故曰揚州因之為園者靡不百拱千楹以
 為勝抗虹翼綺以為華而且所與遊者非高軒引隍
 即豪士投莞其為魚鳥所業已久矣獨撫松主人
 道韻平淡朴角不斲素題不斲除一二幽人憇息外
 雖顯貴挾勢以臨之卒色然而拒守園如守身有古

人鑿坏闔上之遺風園將隱焉用文之哉然而余羸
 老也路隔一江未卜何時再到性又善忘勝景過日
 少縱即逝矣畫以珍之不如記以存之雖微主人謙
 諉亦必纂校聚為卧遊張本而况二人之趣甚同交
 甚狎耶其時偕遊者一為孫君芝亭一為汪君芝圃
 皆余戚也合牽連得書

醉嘯軒記

醉而嘯醉宜嘯而醉嘯宜環流于二者之間寢幾古
 達者也功園主人作醉嘯軒華不穉雕鏤樸不虞陀
 陽窈而幽衰廣悉稱既成凡夫貌執者傾衿者繪者

奔者韻絃索者投筵格五者靡不屬至能醉則醉能
嘯則嘯主人亦聽客之所為辛卯冬予過蘇州主人
為軒索記為記飲余余不能飲何以醉不能歌何以
嘯不醉不嘯又何以記軒然夫醉與嘯之義有一二
聞于師者按嘯旨十五章曰疋曰叱其法今絕矣惟
醉人如雲法似不絕然而心醉六經者少則猶之乎
絕也吾願遊是軒者能酣典墳則醒亦醉能和心聲
則嘿亦嘯若夫營營然醉而已矣噉噉然嘯而已矣
殆非主人意耶謂余不信請質之軒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
人聲數數聞者手一物入曰皖人畜馬馬負鹽車死
剖之腦有骨若山峰殺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聞
隨園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諦視亦瞠也謝之去
居亡何陳生參戶入曰昨閱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
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
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
者是也今王侯上廐其莖香其披錦障者寧得有應
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
死死而不能知載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去

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墮之而遠詢數百里外予于捨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輒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于此數日間為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于淹沈已極計無所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全畧一表明嘻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所好軒記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群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群好奈何曰袁子好

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于群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饑友宜同志遊宜晴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為物少壯老病饑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暱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偽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皙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皙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

之苦無加。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秘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宜。

散書記

乾隆癸巳，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者，皆獻大府。或假賓用，散去十之六七。人邈然，若有所疑。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當其手抄，縑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為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沈水者，牛宏所數。

五院言之慨然。今區區銘槩，得登聖人之蘭臺石渠，為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為予計更幸矣。不特此也。凡物特為吾有，往往度置焉而不甚研閱。一旦澌然欲別，則鄭重審諦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決拾必窮日夜之力，取其宏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腸存而手集之。是散于人，轉以聚于己也。且夫文滅質，博溺心，寡者衆之所宗也。聖賢之學，未有不以返約為功者。良田千畦，食者幾何耶？廣廈萬區，居者幾何耶？從來用物宏，不如取精多。刪其繁蕪，然後迫之以不得不精之勢。此予散書。

之本志也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

高氏世居鐵嶺為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榮戟布列中外其官于南者文良公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為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寧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于諸高氏子弟中官卑祿最微壽最夭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于長輓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胸擊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沈厚雖不說學不談迹而含舒憲章德正應和與人交坦中而肅無賢不肖皆好

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襍囊抱釜至君家而炊焉故事游徼簿尉流外職也俯項供翼趨走于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自重昧以利無所不可為君獨嶷嶷自立遇事必問于義當否雖享錢萬不妄唱一筭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散于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哀聲嗷嗷贈賻遂引費者接于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為尉猶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敗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妥而恢恢之量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

一命之士原可濟時乎。物而祿位之不足以格人昭也。世之榮貴炫赫千百倍于君者其相懸亦一觀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勲臣諸侯伯子男于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為奉直大夫鑾儀衛治儀其儔公之子名慧字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俱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

霍邱縣龔君墓誌銘

姚思廉作梁書撰止足傳為前史所未有蓋以周易進退存止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清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潁江先生先生宰霍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畫戶限居堂無履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嘻古之人有卧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木榻五十餘年所當膝處俱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貞蒙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衆博名孔子曰仁者靜處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

生法施于民有可紀者先生以雍正舉人為金山場
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竈戶利之牽持洶洶先生至
曰塘內民也塘外竈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
去霍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繳者如雲性篤
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訟繫先生經紀其
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後常自言有五
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
故人話舊自問無愧作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
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踞相對如蔽賓然長先生一歲
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

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
十三日卒壽算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某月日
合塋于石潭之原先生姓龔諱鏡字穎江江寧人子
元超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
銘曰貌瞿瞿古其眉鬚以嬉于庭衢君子人歟而今
亡矣吁

郴州知州會君墓表

乾隆七年予與會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
泳陽君知蕪湖十年予調江寧君遷知廣德州十三
年予乞病君丁內憂十七年予起病君起服相逢京

師是年秋予丁外憂歸隨乞養母不復出君知平定
州再知郴州自此音問遂絕今年君之孤衍杜寄書
并狀來乞予表墓計君之亡已十五年矣嗟乎當十
五年前予與君宦遊輒迹諧笑懽呼蓋無日不相同
也中年乖分彼此不以為戚而君又儀狀偉然類大
人長者謂造物之寵君必將未艾止何聞信不祥始
驚惋哭奠而卒不得其年月日時每欲探其家安否
窺窬營否兒子輩成立否路遠莫致中心拳拳一旦
既葬請表如君之靈隨以俱來此予之所以悲且喜
收淚疾書而不暇讀其狀之終也君諱尚增字謙益

又字南村山東長青縣人雍正十二年舉人乾隆二
年進士四年補殿試欽授庶常外用後歷一縣三州
七民大和晉省多疑獄君牧平定時奉檄辦治平反
無算廣德民爭河五年不決君偵知過訟者某也扶
以同勘情見勢屈片言而定蕪湖啟行吏民泣者送
者持靴者擎酒漿者絡繹遮道擁馬首不得前黎明
登車至日昃甫出城郴署災夫人病不能興女衍綸
抱母哭翼其身而覆之呼之出不出俱焚死五歲女
孫亦死嗚呼君仁人也每決一筭不忍諦視而乃親
見其妻女孫三代哀踣焦灼于灰燼中誠何以為心

我君之脫于火而病病而辭官官罷而卒于邸舍此
人事之可知者也君之賢君妻君女之孝而受禍若
斯之慘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然而君所莅有碑有
生祠郴民立會孝女廟配享曹娥嗚呼是亦可以無
憾矣君詩文清婉有穆如堂稿若干卷卒年五十三
夫人張氏誥封宜人合葬于某子二人長衍杜邑廩
生次衍橫早卒女三人乾隆四十年秋七月錢唐哀
枚表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古侍郎盧公巡撫浙江枚乞假歸娶

謁公于南衙一見如舊相識矜寵甚盛次年枚官京
師聞公被劾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
月不具浙之氓呼嗷罷市募公於頌繫所歸至吳山
神廟中供鋪糗粢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
躅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實
奏聞天子知公無罪而人不欲長黔首之不風也遣
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術以
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崧以貞石未建來索銘幽之
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今至往封疆忠勤惠愛終始
一貫以故誠能動物應如胖鑿初非違道于譽之所

能襲取于須臾。宜備書之。抒部民之思。為大臣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興。官江西布政使。父承倫。官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槃槃有才。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遇差。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鬪。有白帽鐵帽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道。實授河南之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陝西。再落

職。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和與眾人語。妹妹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賑饑。東昌災。公放隄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賑饑。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尖山為保障。壩上屢圯。公親臨築成。上喜。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西采買看就近先撥。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可東時政。尚苛嚴。司道以上莫敢嬰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囚纍纍。獄不能容。公到登時

判遣。商。固。為。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為。政。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即。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債。興。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妻。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污。人。名。節。為。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霞。舉。長。

鬚。飄。然。望。而。知。為。公。輔。從。武。鄉。運。餉。八。都。年。中。強。仕。世。宗。召。見。即。賜。飯。賜。豐。貂。墨。刻。香。珠。等。物。捧。至。殿。外。又。喚。入。命。開。寫。平。康。具。奏。嗚。呼。公。日。後。麾。旌。雖。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以。縣。令。微。員。薦。引。無。入。而。簡。在。帝。心。一。至。于。此。雖。公。之。議。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即。此。可。想。見。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感。至。今。聞。者。猶。為。泣。下。所。著。有。觀。津。錄。牧。亮。政。畧。乘。泉。中。州。錄。撫。閩。撫。浙。畧。數。十。卷。配。周。氏。以。覃。恩。誥。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誥。封。宜。人。皆。以。已。丑。年。四。月。合。葬。於。拱。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

山陰工部主事次崧官衛輝太守次嶠次岵次岵女
六人孫儿人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
民口難借翬翬盧公氣如春夏弊絕吏瞿樂與人化
鏡磨愈皎衣涅不緇屢起屢墮未竟其施人為公惜
公獨道然無運任化知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
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稿如梵夾皆
今之士大夫也擷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
上可呼為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懿公年九十餘陳

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聲咳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
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蹕絕之能生
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為人朴而靜短小而多
廠鄉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年卒予哀
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
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方其
葬也哀之以銘
銘曰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
能老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
 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世宗遺詔輔政天子怒下
 崔於理刑部凡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公
 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啟大臣擅威福
 之漸崔因是得未減而小李主事之名震天下其年
 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
 稱王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豎眉秀眸微鬚
 為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騾車赴部決事他人
 依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
 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運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試督

山東學政俱有聲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
 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
 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
 怨人以為難嘉湖二府連淞泖震澤魚匪竄焉公頗
 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為清紹興寧波兩府近海出洋
 者多為奸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鈎
 考奸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于正律心能小自能活
 人每勘獄窮日夜孜孜為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
 悅劾公迂緩沽名天子休公于家時大夫人年八十
 餘公得歸養頗以為懽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

去三十六年七月。枚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枚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蓋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薨。年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且云。公在浙平。某獄甚善。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為大感。予謂會辰無傷也。漢子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率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為陰德歟。公字寧人。一字漪亭。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其。

書鄆人對後

唐鄆人別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

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王之關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偽為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為孝者。將誅其偽。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此。而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為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即此意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然。彼之制行。既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也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為養人聚人計也是乃高賈角富之見也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戒

獲婢妾仰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為之師亦不聞衰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

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為利不以義為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鄧都論後

鄧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嘗史遷喜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窳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備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為史者

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為苛暴即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為天下快庶幾曉然于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為良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為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替其所蔽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寢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于世有所裨無所蔽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詭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為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許以為直者。許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許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許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抉曖昧制宰相也。亦不宜因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遷怒潞公。因潞公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甚密。進俸甚秘。介何從知之。介

如探聽於宦寺。訪求於捷徑。則介亦行險僥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得為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為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于閭。宮闈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高。發陰事。而丙吉答宮婢。誣汚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薦富弼。亦為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逆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台。警魏微。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儼。鈴閣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為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為其

抗直相似。不知朴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焉。介愧矣。

書鄒浩傳後

鄒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梅之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自滿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懦矣。而晝亦為不仁也。君子之于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既流竄，此患難時也。非平居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

有陳不否者赴崔氏。餐則失匕。上車失軾。曰：無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懦而沒其忠也。浩之泣懼乎。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為離別可憐之色乎。為公為私均無傷于忠也。彼田晝者于死生之道了然如此。蓋學陳東之救李綱為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寒疾之死亦相等也。不自責而責人薄于情而午其直。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晝宜泣耳。蔡元定遠竄時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夷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控之。恐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晝可謂兩失也。

讀賈子

賈子偽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
 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
 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
 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太夫，外為
 師傅，非不遇也。文帝純誠，自驚不及，寧肯虛譽其所
 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為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賈
 門納麓克，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
 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龜董而卒之。天奪其
 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

恩惜梁王之死，蓋深于情者也。所以為賢也。為朋賦
 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
 烏得以其早亡為有所對乎？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
 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
 遠也。

讀孟子

柴守禮殺入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為孝，素子曰：世
 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
 殺入，皋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辨之
 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即皋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

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瞽能殺人，即能殺皋陶。皋陶能執瞽，則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瞽能往，皋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皋陷舜為逋逃，至舜容皋為不共載，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皋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為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皋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為天子。皋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瞽，必不肯為士師。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瞽瞍必不殺人。記曰：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皋陶肯貿貿然于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後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問：答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瞽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即舜欲執法，皋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皋陶執法也，皋陶即不執法，舜亦必逃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為也。父殺人，即已殺人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為此。

鹵莽之事。我秦高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為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尚知國君有子。而臯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荆昭王之時。石渚為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廷。渚尚知廢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臯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奈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徹樂。三諫不聽。跽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將來。不宜以不問二

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臯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為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芻糲盈盆。受人畜養。可謂貪矣。然而利于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于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為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用人。

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于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于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麤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郢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于寧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夫凌詐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為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為善為樂齊南陽王

以聚蠅為樂此其証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為斷以為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為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為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為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于我而我之廉名乃播于遠邇則是贖名

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明以疾印當此

隨園文鈔終

48-13663

三

